

能和莫言相提并论, 尽管我们也可以承认, 区域华文文学的这几个优秀作家与莫言的书写有些差距, 但种种遭遇应不止于此! 相反, 我们和大多数受众们似乎更加了解的是琼瑶、金庸以及尤今等等。

1939年郁达夫回答槟城青年的有关文学的提问尽管当时不令时人满意, 甚至郁达夫本人也作了入乡随俗式的调整, 但今天看来, 马华文学发展的现实状况以及郁达夫本人后期等创作的滑坡和低落都在说明, 强调文学书写的本土性才是真正有可能实现区域文学地位提升的妙策和根本方式之一。

所以我在此强调的是“异”路歧途, 这不是对“文学中华”建设的解构, 而是某种意义上的加强。从此意义上说, 如果(可能也只有)区域华文文学得到良好的发展, 我们才有机会谈及多元中心和平等概念等实践操作。这样整合和融会贯通的大的“文学中华”概念才真正行之有效的展现其强大丰富、深沉活泼的实质内涵。惟其如此, 我们不仅对内提供一种生存方式和源泉, 实在又有涵养, 而且对外时, 也可八面玲珑, 拥有与他者(无论强弱)对话/输出的丰厚资本和内在的荣光。

值得一提的是, 作为研究者的我们必须首先实现“文学中华”的操作。世界华文文学的研究本身就应当具备外来者的客观和本地人的内行等多样优点。否则, 所谓研究也不过是谋取生活的工具, 在地人一眼可以看穿我们的虚弱和隔靴搔痒。文学的存在与生长是一种状态, 学者的话语论述却往往可能误导或引导今人与后人对此的深刻体认: 中国中心主义的纠偏以及博大胸怀的具备, 区域华文文学主体性的提升与确立, 对被压抑的文学良材的挖掘与扶持等等。换言之, “文学中华”概念的形成同样也要得益于高水平学者的博大眼光、开阔胸怀和缜密细致的考证所形成的“原”生态论述。从此意义上讲, 这也就是我们高度评价王德威的高屋建瓴、独特进路与视野开阔的内在逻辑。

艰难的志业, 温柔的恶声——“世华文学”在台湾

杨宗翰(台湾佛光人文社会学院文学所博士生、兼任讲师)

台湾地区无论是杂志或周刊, 在影响力方面都相当有限, 与中国大陆《世界华文文学》、《华文文学》、《世界华文文学论坛》等刊物在专业与细密度上也难以并肩, 颇有差距。这显然不是付出或努力上的“差距”, 问题的症结, 在学术。从事“世华文学”的学术研究, 在台湾地区是注定得安于寂寞的。不但公、私立大专院校没有相关的系所, 连想在中文系、外文系或台湾文学系开设“世华”课程, 都是件非常困难的任务。换言之, “世华文学”在这些系所的教授眼中, 根本称不上一门学问。没有系、没有硕博班、连课程都开不了, 有志研究者只好作起“个体户”, 自己搜集资料、寻找资源。不知是幸或不幸, 在这个领域里好象还没有僧多粥少、资源不足的问题——因为数得出来的僧实在太少了! 老一辈的有杨松年、王润华、陈鹏翔, 中壮辈不出张锦忠、黄锦树、林建国, 再加上陈大为与钟怡雯。说句玩笑话: 上述学者都出生于新加坡或马来西亚, 好象比较接近“外籍和尚”! 虽是开玩笑, 我们倒也不得不承认号称壮盛的台湾本地学术队伍, 竟只有李瑞腾与龚鹏程两人愿意涉足此研究领域的残酷事实。更无奈的是, 这些教授为了学生“好”论为业!

这里所说的“业”并非指单纯的“事业”(occupation), 而是更上一层, 类似 Max Weber 所谈论

的“志业”(vocation)。以“世华文学”研究为志业有多困难?不妨先看看低一层的职业(或工作)。在台湾,关于世界华文文学已面世的研究专著还不到十本,而且几乎都是硕博士论文。这些研究人才毕业后,就算能顺利进入大学中、外文系任教,也不会有机会开设“世华”的相关课程。台湾的中文系有门户之见早已不是什么新闻,加上这是传统中文学界相当陌生的领域,求职、升等都难免会遭遇一定的阻力与困难。独学而无友、大材不见用,恐怕任谁都会灰心丧志,大叹不归去吧。在这种情况下要组织学术社群、筹办学术活动,当然要有异于常人的勇气。笔者就参加过由暨南大学主办的东南亚文学研讨会,两天一夜的国际会议,全场百来个座位,除了(角色扮演游戏般一再交换的)主持、发表与讲评人,听众还不到五人——真是可惜了那批质量俱佳的论文。年轻学子看到此情此景,又怎么敢以此研究领域为“业”?

照这样谈下去,“世华文学”研究在台湾地区好象真的是前景黯淡,写此文似乎在劝大家不如趁早转行。其实不然。我觉得做学问、搞研究,目的时常不在寻找解答,而是为了刺激问题。台湾学术界面对“世华文学”此一领域,不妨在努力搜集文献资料之余,勇于尝新,朝此突进。

作为一个尝试性的实践,我在最短的时间内,与杨松年教授合编了《跨国界诗想:世华新诗评析》一书,想藉这个机会介入与重设“世华文学”的讨论脉络。首先,当然是一反台湾学界“惯例”,让各式异质的华文书写去模糊、冲破文学的鲜明疆界。其次,全书不以作者所在区域而依出生年份序编排。或可视此一举动为与“中心”的一种协商,甚至是对“中心”的后殖民式逆写(write back)。本书在编辑时特意置入台湾“跨越语言一代诗人”詹冰在日治时期以日文创作的〈五月〉,战后作者又将此诗自译为中文发表,传诵一时,像这类作品该不该列入世界华文文学?台湾原住民语诗人、客语诗人、河洛语诗人笔下,那些充满(或夹杂)着一点也不“标准纯正”的中文呢?它们与世华文学间的“关系”为何?进一步问:“世华文学”的理论边界最远又可以到达哪里?

既要多中心,如何一体化?

徐锦成(台湾佛光人文社会学院文学研究所博士生、大学部兼任讲师、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周宁教授《走向一体化的世界华文文学》一文开宗明义:“希望在全球一体化的世界华文文学意义上,提出多中心主义的、跨越国家界限、以文学想象为疆域的‘文学中华’概念。”文学问题不是地理问题,不仅是文字问题,也不应是政治问题。

我对台湾文学比较熟,且以台湾文学为例。台湾文学的实力,在华文文学界有目共睹,但在周宁一文中,中国、东南亚、欧美澳华人社会是三个中心,台湾地区却与港澳地区并列,仅是“连接三个中心的历史的过渡带”(尽管他也认为“中介带的功能与意义是非常重要的”)。周宁的说法,看来是一种地理上的方便说。若我们以文学成就来作为一个地区是否堪称“中心”的指针,则台湾地区作为一个中心,谁曰不宜?

而周宁认为各地华文文学“使用统一的语言,源于共同文学传统的审美价值,拥有共同的作者